

爱情书简

欧美名家情书选辑

〔美〕凯西·戴维森教授主编 江瑞熙 雷君常译

The BOOK
of LOVE

*Writers and Their
Love Letters*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CATHY N. DAVIDSON

新华出版社



爱情书简

欧美名家情书选辑

〔美〕凯西·戴维森教授主编 江瑞熙 雷君常译

The BOOK
of LOVE



*Writers and Their
Love Letters*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CATHY N. DAVIDSON

新华出版社

图字:01—95—3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书简:欧美名家情书选辑/(美)戴维森(C. Davidson)主编;

江瑞熙,雷君常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11

ISBN 7—5011—3264—X

I. 爱… II. ①戴…②江…③雷… III. 爱情-书集-世界 IV. I 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3831 号

The Book of Love: Writers and Their Love Letters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Cathy N. Davidson

Copyright © 1992 By Cathy N. Davidson

Copyright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 1996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language rights arranged with Cathy N. Davidson through

Romance Consultants International, Inc., New York

中文版著作权属新华出版社

中文版授权系由凯西·戴维森经浪漫小说国际顾问公司安排

爱情书简

欧美名家情书选辑

[美]凯西·戴维森教授 主编

江瑞熙 雷君常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22.5 万字

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5011—3264—X/I·152 定价:14.00 元

目 录

引言	(1)
----------	-----

一、堕入情网

莎孚致安娜克托利亚	(15)
詹姆斯·哈克曼致玛莎·雷伊	(17)
约翰·济慈致范妮·布劳恩	(19)
纳撒尼尔·霍桑致索菲娅·皮博迪	(22)
古斯塔夫·福楼拜致路易丝·科莱	(25)
尤丽叶·德鲁埃致维克多·雨果	(28)
奥斯卡·王尔德致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	(30)
罗莎·卢森堡致利奥·乔吉切斯	(32)
杰克·伦敦致安娜·斯特伦斯基	(35)
伊迪丝·沃顿致莫顿·富勒顿	(38)
华莱士·史蒂文斯致埃尔西·莫尔	(42)
泽尔达·塞尔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45)
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致弗吉尼亚·吴尔夫	(47)
奥格登·纳什致弗朗西丝·伦纳德·纳什	(50)
里·拉蒂默致卡尔·拉科西(关于吉恩·图默)	(53)
亨利·米勒致阿娜伊斯·宁	(55)
约翰·斯坦贝克致伊莱恩·斯科特	(58)
帕夫罗·聂鲁达致玛蒂尔德·乌鲁蒂亚	(61)

二、爱情的多棱镜

体贴的爱

哈丽叶·比彻·斯托致卡尔文·斯托	(65)
------------------------	------

塞缪尔·克莱门斯《马克·吐温》致奥莉薇亚·兰登·克莱门斯	(68)
安东·契诃夫致奥尔加·克尼佩尔	(70)

激情的爱

艾米莉·迪金森致苏珊·吉尔伯特	(73)
埃玛·戈德曼致本·赖特曼	(75)
让·科克托致瓦伦泰因·格罗斯	(77)
塞利纳(路易·德图什)致伊丽莎白·克雷格	(79)

三角关系

简·韦尔什致托马斯·卡莱尔	(82)
婕拉尔丁·朱斯伯里致简·韦尔什·卡莱尔	(85)
埃德加·爱伦·坡致萨拉·海伦·惠特曼	(86)
埃德加·爱伦·坡致安妮·里奇蒙	(88)
莱德·冈妮致威廉·巴特勒·叶芝	(89)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致欧内斯特·威克利	(92)
戴尔米拉·阿古斯提尼致曼努埃尔·乌加特	(95)
阿娜伊斯·宁致琼·米勒	(98)

黄昏之恋

乔治·艾略特(玛丽安·伊文斯)致约翰·克罗斯	(100)
埃玛·戈德曼致阿瑟·斯温森	(102)
亨利·路易斯·门肯致萨拉·哈特	(104)
布伦达·维纳斯致亨利·米勒	(107)
亨利·米勒致布伦达·维纳斯	(109)

书简之爱

夏尔·波德莱尔致阿波隆尼·萨巴蒂埃	(110)
詹姆斯·惠特科姆·赖利致伊丽莎白·卡尔	(113)
萧伯纳致爱伦·特里	(117)

友爱

夏洛蒂·勃朗特致爱伦·纳西·····	(120)
赫尔曼·梅尔维尔致纳撒尼尔·霍桑·····	(122)
利迪亚·玛丽亚·蔡尔德致安妮·惠特尼·····	(127)
田纳西·威廉斯致玛丽亚·布里特涅娃·圣贾斯特···	(130)

父母与子女

乔治桑致母亲莫里斯·迪潘夫人 ·····	(134)
伊丽莎白·拉姆赛致女儿路易莎·皮克特·····	(136)
塞缪尔·克莱门斯(马克·吐温)致·特威切尔牧师, 怀念亡女苏西·····	(139)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致女儿弗兰西丝·····	(142)
安妮·塞克斯顿致女儿琳达·格雷·····	(146)

三、人各一方

分离

埃罗伊兹致阿贝拉尔·····	(150)
沃尔夫冈·冯·歌德致克莱斯汀·乌尔匹乌斯·····	(153)
拿破仑·波拿巴致约瑟芬·····	(155)
苏珊·切斯纳特致查尔斯·切斯纳特·····	(157)
娜塔利·巴尼致利阿娜·德·普热·····	(159)
约翰·梅尔比致利莲·海尔曼·····	(161)

最后的分离

伏尔泰致路易丝·德尼夫人,悼念夏特莱侯爵夫人 艾米莉·····	(164)
沙利文·巴卢致萨拉·巴卢·····	(166)
塞缪尔·克莱门斯(马克·吐温)致豪威尔斯, 悼念亡妻奥莉薇亚·····	(168)
托马斯·哈代悼亡妻诗·····	(169)

四、爱之苦

得不到回报的爱情

- 乔治·艾略特(玛丽安·伊文思)致赫伯特·斯潘塞
..... (173)
- 艾米莉·迪金森致“老师”..... (175)
- 安妮·吉尔克赖斯特致沃尔特·惠特曼..... (178)
- 沃尔特·惠特曼致安妮·吉尔克赖斯特..... (182)
- 安妮·塞克斯顿致菲立普·莱格勒..... (183)

障碍

- 罗彻斯特致伊丽莎白·巴里..... (186)
- 司汤达致邓波夫斯基夫人..... (188)
- 伊丽莎白·巴雷特致罗伯特·布朗宁..... (192)
- 弗吉尼亚·斯蒂芬致伦纳德·伍尔夫..... (195)
- 康拉德·艾肯致克拉丽莎·洛伦茨..... (198)

恩恩怨怨

- 陀思妥耶夫斯基致安妮娅·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202)
- 马谢尔·普鲁斯特致热娜维埃芙·施特劳斯..... (206)
- 约翰·米德尔顿·默里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208)

五、爱的终结

断绝情缘

- 乔治·戈登·拜伦致卡罗琳·兰姆夫人..... (213)
- 珀西·比希·雪莱致哈丽黛特·雪莱..... (216)
- 司汤达致克莱芒蒂娜·居里亚尔伯爵夫人..... (218)
- 艾格妮斯·冯·库罗斯基致欧内斯特·海明威..... (220)
- 凯瑟琳·安妮·波特致马修·约瑟夫森..... (223)
- 纳尔逊·阿尔格伦致西蒙娜·德·波伏瓦..... (225)

遭背叛和被抛弃

-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致吉尔伯特·伊姆利..... (228)
- 夏洛蒂·勃朗特致康斯坦丁·埃热..... (230)

奥斯卡·王尔德致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	(234)
利阿娜·德·普热致娜塔利·巴尼·····	(236)
艾琳·伯恩斯坦致托马斯·沃尔夫·····	(238)

创钜痛深之余

伊迪丝·沃顿致莫顿·富勒顿·····	(241)
科莱特致莱昂·阿梅尔'谈亨利·德·儒弗内尔 ("西迪")·····	(243)
乔伊·哈乔致——·····	(246)

回忆昔日爱情

埃米莉·迪·夏特莱致黎塞留公爵·····	(249)
查尔斯·狄更斯致玛丽亚·萨拉·比德 内尔·温特夫人·····	(251)
保罗·劳伦斯·邓巴致艾丽斯·露丝·穆尔·邓巴 ·····	(255)

六、再次恋爱

本杰明·富兰克林致埃尔韦絮斯夫人·····	(260)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致威廉·戈德温·····	(262)
乔治桑致古斯塔夫·福楼拜(关于夏尔·马夏尔)·····	(265)
科莱特致玛格丽特·莫雷诺(关于莫里斯·古德凯) ·····	(268)
杰克·伦敦致查米安·基特里奇·····	(270)
谢伍德·安德森致埃莉诺·科本海威尔·····	(273)
弗兰茨·卡夫卡致米伦娜·耶森斯卡·····	(276)
欧内斯特·海明威致玛丽·威尔什·····	(280)

译后记·····	(284)
----------	-------

引言^①

我在阅读了作家们几千封爱情书信以后，开始思考他们是否有意选择人各一方的恋爱，作为一种把激情和散文揉和在一起的可靠途径。情书似乎是完全适合作家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的。他们既离群索居，又十分强烈地意识到读者的反应。如果用美国女诗人艾米莉·迪金森的说法，文学是“写给世人的信”，那么文人的情书就可能是一种职业的象征，这种职业要求既甘于寂寞，又希望与人交流。像文学一样，一封情书是双方亲密关系的替代物。

情书是写作技艺的合理延伸。为了尽可能简单地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人强烈感觉到非要用言词来把自己对世界的思考表达出来不可，那么文学就不会存在。各式各样的信件（特别是在电话发明之前）是文学这一行不可避免的职业风险之一。据说维克托·雨果每天收到的信达 50 封之多。伊迪丝·沃顿 1924 年有一次出门仅仅三天，回家时就见到 65 封来信。康拉德·艾肯一生中据估计写了 12000 封信；弗吉尼亚·沃尔夫则写了两万封。亨利·詹姆斯的全部信件如若出版，将需要 50 大卷。但是情书，由于它思想感情的强烈性、集中性和自我专注以及它内在的放纵自由，甚至在最大量的书信往来中，也占有它特殊的地位。写情书的人可以在信里任意写出悖离常情的天马行空式的散文，有些内容在通常的通信中可能被排除，在文学创作的最后成品中则可能被编辑删去。

作家写的信不但多于常人，而且往往会留存下来。对作家怀有

^① 本书主编戴维森教授在引言中对情书作了多层次的、饶有趣味的剖析，并插有欧美作家的许多生动事例。中译本因篇幅有限，作了节译。——译注

仰慕之心的读者，作家自己家里的自豪的后人，负责的文学作品编辑，甚至作家的宿敌和闹翻了的恋人，都会保存作家的信件。尽管人们有时会考虑到分寸，把某些情感强烈的信件扣下来不予发表，然而，即使是这一类信件，有时还是被弄出来出版了。海明威19岁时作为一名伤兵，爱上了一位护士艾格妮斯·冯·库罗斯基，后来被她抛弃。研究海明威的一些传记作家认为，海明威的这次失恋如同战火留下的伤疤，影响了他后来一生中与女人的关系，并直接感染了他在小说中对妇女和爱情的描写。他与库罗斯基热恋期间的信件，在1989年被弄出来发表了。尽管已事隔70年，这些信读起来依然令人感到亲近，恍如昨日。例如，库罗斯基在1918年10月30日一信中写道：“昨夜我做了一个美滋滋的梦……我梦见你正在梳洗，穿上你最漂亮的军装，英姿飒爽。我坐在门外的凳子上等你，透过一个亮灯的窗口，偷看你的一举一动。”

在另一封信中，库罗斯基表明她对写信有点忐忑不安：“我每次写信，都感到似乎被吸进了壳内——似乎再也唤不出来。信上写了的话，是没法再收回的。”她说得对。70年之后，她的信被公开出来了，就证明了这一点。

作家都写作，这再也明白不过。然而，正如同作家与作家千差万别一样，他们的情书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也是各不相同。海明威相信，他自己谈恋爱时能写出最好的小说，可是他的情书却写得很潦草，他常常为此而感到内疚。另一些作家则不同，情书和文学创作彼此息息相通。艾米莉·迪金森给她那位神秘的“老师”的三封情书，就跟她的诗作一样凄婉缠绵。有些作家的情书可以与他们的最佳文学成就相并列，仿佛他们恰恰需要某一个心爱的人儿来激发最佳的灵感。某些著名作家，像卡夫卡、里尔克和克莱斯特，其恋爱甚至仅仅存在于书简之中，读他们的情书真叫人着急：到哪一天他们才停止写信而真正去爱呢？从本书辑录的书简也可以看出，有些人与心爱的人分别两地，是不得已的和无法避免的，而某

些人却是存心离开，以便为写情书创造机会。作家跟一般人一样，在爱情方面有幸又有不幸。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会把自己的悲欢离合写进自己的书中。例如，菲茨杰拉德、泽尔达、格雷厄姆等人都恋爱过，又在不相同的情况下失恋过，他们都把自己的经历编成了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有时甚至把自己手中的来往情书直接录入书中。

当然，决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是为了写情书而谈恋爱。许多作家爱情深挚，给自己心爱的人写信只是为了传递自己的真情。例如，塞缪尔·克莱门斯，即马克·吐温，在结婚之前就明白，他需要的妻子应是自己的“伴侣”。他一往情深地追求奥莉薇亚·兰登，同时努力重新塑造自己，成为奥莉薇亚所赞赏的那种富有社会责任心而且对人体贴入微的青年作家。他曾给奥莉薇亚写信说：“我真爱你，莉薇——正如同露珠爱花朵，鸟儿爱阳光，涟漪爱微风，母亲爱自己初生的孩子，人们的记忆爱熟知的老面孔，怀念之潮爱月亮，天使爱心灵的纯洁善良。”读过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读者们，见到这位作家竟然以如此绚丽的散文笔触向他心爱的人倾诉衷肠，也许会感到惊讶意外吧。

正像本书所辑录的信件所表明的，在情书中，“私房话”和“公开话”之间的界线往往是模糊的。这些信件令人感兴趣，因为它们可以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作家的生平；它们本身又是文学作品；尽管它们当初只是写给某一个人的，如今却为广大读者所知，这正是它们最大重要意义之所在。情书需要表露和坦陈原先未曾言明的衷情。作家的写作同样要满足这样的需要。他们不但要在感情的领域内十分敏感和锐利，而且要善于把它公开表达出来。写小说或诗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感情交流。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既亲近而又遥远。他们感到亲近，往往几乎如同恋人。但又遥远，因为他们很少见面，而一旦见面，双方却会常常感到失望。作家本人跟读

者所认知的作家文学作品男女主人公并不是一回事。读者其实并不关心作家的写作技巧,而只是关心作家的最终成品。

写情书的时候,作家也是向情书的读者展现其写作技巧,只不过这时的“读者”只体现为某一具体的个人。人们也无法区分作家私人的爱情及其产生的公开文学作品。有些作家,例如伯恩斯、波德莱尔、劳伦斯、聂鲁达等人,曾经在情书中写情诗,溶灵感和创作于一体。这就清楚地记载了激情与写作的关系,说明爱情是如何地激发创作,思念是如何地参与工作。在他们心目中,心爱的人儿是缪斯女神,即灵感的源泉,又是首要的读者。当诗人随后公开发表这些情诗时,广大的读者就取代了实际恋人的位置;如果诗人本来就打算把这些诗公开发表,那么实际的恋人就在最初充当了广大读者的替身。

情书又是锻炼、完善文学技巧的一个好场所,因为如此之多的文学作品都是谈爱情,尤其是不幸的、好事多磨的爱情。托尔斯泰指出过美满家庭大多相似(因而显然乏味),所以人人都明白,不成功的恋爱才会构成成功的故事。一般小说都是在结尾时才说:“后来他们生活得幸福”,如果一开头就这样说,那就索然无味了。在《傲慢与偏见》中,必须让伊丽莎白的偏见跟达西的傲慢发生种种冲突,否则就不会有这本书了。只有让爱玛·包法利嫁给愚昧粗鄙的查理,才出现了《包法利夫人》。在《呼啸山庄》中,假如凯西一开始就跟希思克利夫出逃,那么小说就只好描写婚后生活中的油盐酱醋之类的口角和争吵。有人说过,让妇女们读读这样的小说,看看浪漫爱情之后的家务琐事的清醒描述,也许会更有好处。然而,迄今为止供妇女阅读的小说中,都是那些超出于现实生活的强烈爱情——往往还是得不到回报或者遭受了背叛的爱情——提供了最佳的文学材料。从作家生平传记的角度来看,在爱情生活中败得很惨的作家,在创作上倒是赢了,因为他或她真东西可写了。

在这方面,伊迪丝·沃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①。作为妇女,她恋爱过,失败过;作为小说家,在她漫长而又卓越的创作生涯中,她始终描写那些出众的女人怎样爱上了差劲的男人。就部分内容而言,她写给富勒顿的那些真情的书信,跟她的畅销书《欢乐之家》中男女主人公的悲剧故事,是相辅相成的。她与富勒顿的这一段恋情,也有点近似于她的《树之果实》和《试金石》两本小说的情节。可是那两本书是在她认识富勒顿之前写成的。现实生活中的富勒顿这个男子,颇像是小说中的人物,只不过小说中的人物是出现在前。不妨生动形象而又如实地说,是沃顿创造出富勒顿,即她自己生活中的爱,而富勒顿则遵循苛严的逻辑,充当了她早已给他写出的那种缺德的角色。十年之后,她又把自己这段经历作为原始材料,使用于她的杰作《天真的时代》,而富勒顿早就向她预言过,说她“经历这段恋爱后会写得更好”。像沃顿这样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爱伦·坡、福特·科莱特、海明威、休斯、波特、菲茨杰拉德等等都曾经在自己的小说中预见过或复述过自己生活中的爱情故事。

从职业上和素养上说,作家们很容易陷入皮格马利翁的模式^②——爱上自己创造出的东西,而且善于描写这种爱情的典型灾难性的后果。这也许正是问题之所在。凡是恋爱过的人都会猜想过,堕入情网就是一桩创作,作家们则可以把这一点加以明确表述(甚至是过度明确的表述)。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写情书是接近于文艺创作。对作家而言,恋爱是他们创作的一份初稿。

虽然爱情本身是一种非常实在和强有力的情感,但它的书写形式——情书——是一种有它自己一套规则和惯例的体裁,也许

① 伊迪丝·沃顿(1862—1937)是著名的美国女作家。关于她与富勒顿的恋爱以及由此而遭受的失望和痛苦,请参看本书第一部分和第五部分中收录的她的两封信及其编者按语。——译注

② 皮格马利翁是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王,善雕刻,陷入了对自己雕刻的一座少女像的热恋。——译注

不像十四行诗那样有明确的限定,但至少是像短篇或长篇小说那样有它特殊的规定性。情书的形式,即使经过许多世纪,跨越不同的大陆,甚至透过两性的巨大差异,所发生的变化却是比较微小的,而情书所具有的特点则一直持续下来,没有什么改变。

情书作为文学作品的一个类型,具有十大特点。当然,并不是每一封情书全都表现出这些特点,然而,从一系列情书来看,这些特点几乎都是可见的。凡是写过情书的人都会承认这些特点,情书高手的独到之处不过是把它们上升到一种艺术的形式。

一、情书记载着离别之情。

正如罗兰·巴思所说的那样,恋人不在一起,是情书的首要条件。若非人各一方,信就没有理由存在。因此,情书是亲密关系的替代物。许多作家想要通过情书的力量超越离别,泽尔达写信给斯科特说:“我望着那条小路,看见你走来——在烟雾濛濛中,你那亲爱的约巴巴的两条裤腿前后摆动,急匆匆地朝我走来。”

满怀激情的远距离通信有时取代一种更常规的关系。西蒙娜·德·波伏瓦曾长篇累牍地给纳尔逊·阿尔格伦写信,可是她却一再拒绝他恳切提出的求婚。在12世纪,埃罗伊兹和阿贝拉尔在教会(和更直接的权势)的命令下分手,但是他们通过情书往来使他们的关系得以持续下去。

二、情书是一种表演。

情书是不在恋人身旁的自我的替身。它也是本身自成一格的性表现。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用文字表达的性。和其他各种情况一样,技巧是很重要的。一封情书不能仅仅表达情意,它本身还必须是名副其实的情书,从某种十分真实的意义上来讲,每个恋人都是一位诗人,而每个诗人又都是一个恋人。纳撒尼尔·霍桑写给索菲娅·皮博迪的信中说,“我希望我有写诗才能,因为我认为,自从我爱上了你,我的脑海和心田中都是诗。”“你就是一首诗。那么,是哪一类? 史诗? 天哪,不是! 一首十四行诗? 不是,因为那就太

费力，太做作了。你是一曲甜蜜的、单纯的、轻快而又婉转动人的民歌，它是大自然本身在歌唱。”

如同表演时的观众一样，情书的收信人也怀着一定的期待。恋人需要的是盛大的首场演出，而不是彩排。情书还应表现出一种言语上的爱抚。说“我爱你”当然不错，而亨利·米勒对他的恋人说“我爱你而笑”，效果就更好得多了。情书可以饱含诗意，连你最料想不到会写诗的人，也会在恋爱中写出充满诗意的情书。

三、情书是焕然一新的体现。

情人往往觉得爱的行动与爱的过程改变了自己，而情书就是这种变化的传导体。许多恋人感到爱情使他们获得了新生，并且在情书中记录下这种再生。情书照例有一部分是重温“爱情发生之前”和“爱情发生之后”的生活。之前，一切都全无意义，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现在，我得救了。神的显灵，皈依的感受，甚至死者的复活，都是情书中勾勒的图象的一部分，就像琼·图默尔在写给玛格丽特·瑙姆伯格的信里表达他的爱情时所说的，“这是美。这是奇迹。这是意义……这是从长期死亡中解脱出来的我最深层生命的复活。”约翰·斯坦贝克告诉伊莱恩·斯科特，她怎样使他从“一种阴暗和死一般的愤世嫉俗的心理中获得再生。”他写道，现在“活力像潮水般重新涌进我的生命，我再也不会干涸了。我感到奇妙无比。”

四、情书改变日常生活的面貌。

情书要求并表现恋人们在恋爱中发生的外在与本质的变化。对恋人们来说，任何事物都不是庸俗平凡的，爱情也不可能庸俗平凡。正在热恋中的人发现一切事物和生活中一切细节都具有一种目的，一种最终的目标，生命的意义突然间变得是可以揭示的。这是一个原因，说明爱情为什么会如此令人陶醉，令人神移，说明为什么一些个性和文风截然不同的作家，如维克托·雨果，艾米莉·迪金森，T. S. 艾略特，玛雅·安琪罗，全都把爱情同信仰相比。

在恋人心中笔下，最小的事也渗透着爱：“我开始以八年来从未有过的目光观察身旁的一切细微末节，”康拉德在情书中告诉“琼”·洛伦兹。“我床上只有一条薄毯子，我想：如果我在局里再找到一条，把它铺到我床上，然后再让我的琼知道这件事，那该多有意思！”同样，最大的行动也可以归结于爱：拿破仑在指挥千军万马向莫斯科进发的征途中曾给约瑟芬写信说：“我现在如罗纳河水一泻千里似地离你而去，只是为了能更快地再见到你。”

五、情书是超越时间的。

事实上，几乎每个作家都注意到时光如何在创作过程中消失，好像只有“工作在进展”的那个想像中的世界才是唯一存在的世界，它在尘世间则是暂时停顿的，超越时间的，最关紧要的。这感受就像爱情，和爱情完全一样。

爱情，如同写作一样，把日常的事情都包容进去，夺占钟表所标明的时间，向往时空的无限。爱情时间变成恋人们的真正时间，衡量存在的唯一尺度就是此时此刻的渴望。

济慈从爱情这种永远超越时间的意识中提取精华，写出了所有情书中最美丽的形象之一：“我需要一个比光明更光明的字眼，一个比美好更美好的字眼，”这是他写给范妮·布劳恩信里的话。“我几乎希望我们是蝴蝶，只在夏季活上三天——这样的三天里和你在一起，我可以充满比平凡的50年还更多的欢乐。”范妮自己也许宁愿过上平凡的50年。但是对于济慈这位浪漫主义诗人来说，这片刻之间对生命真谛的领悟才是唯一最有价值的，因为精神的宣泄所热望的是纵情欢乐，而爱情正有赖于彩色缤纷的蝴蝶。

六、情书使差异消失。

在最好的情书中，差异如同距离一样消失。写信人和收信人如同一人的声音。华莱士·史蒂文斯写信给爱尔西·莫尔时说，“你就是声音”，表明了他们如同比一体。杰特鲁德·斯泰因在“自传诗”中写到他的爱人艾丽斯·托克拉斯时说：

我爱她
可爱的她就是我
说到她的时候
她就是我
她形丽心美
宛如刺绣

道理在于，爱是一种强大的认同力量，恋爱中的人会由于爱而感到自己身心倍增——加倍地善良，加倍地有力，加倍地聪明，作为一位作家，写作技巧自然也加倍地完美。海明威曾写信给凯瑟琳·波特，说他在恋爱之中时写得更好。波特回信说得挺实在：“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写得更好，不过你感觉良好，所以你想到你写得更好了！”

七、情书中的“我思”命题（即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有名的哲学思想：“我思，故我在”）会变成“我写，故你在”。

恋人的激情认同感发展到底，会是个性的丧失。这时，对写情书的人来说，“我思，故我在”就变成了“我写，故你在”。由此出现的爱情对被爱者会变得危险，甚至会招致毁灭。美国女诗人安妮·塞克斯顿曾经写信给迷恋她的一位青年诗人说：“是的，我们彼此相爱——但那是一面镜子——诸如此类——那是女性的男性和男性的女性。换句话说，你就是我。同样，我就是你。”在一个更极端的陈述中，朱丽·德·累斯比纳塞把自己的生命和她所爱的人等同起来，坚持认为她爱希波里特·德·吉贝特“爱得毫无节制，爱得心烦意乱，既是心醉神迷，又是绝望无助。”当那个男人跟另一个女人结婚时，她竟憔悴而死，临终前写道：“为什么命中注定要由你支持我生，如今又使我心碎而死？”

我们也常常见到作家完全把所爱的人客观化，宁愿对方是缪斯女神而不是真实的人。特别是恋爱一方是职业作家而另一方不是，有时候会让人感觉非作家的一方正在被整个吞没，只让她或他